

Henri-Irénée Marrou

罗马卷

古典教育史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2. Le monde romain*

[法] 亨利·伊雷内·马鲁 著

王晓侠 龚觅 孟玉秋 译

古典教育史

罗马卷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2. Le monde romain*

[法] 亨利-伊雷内·马鲁 著

王晓侠 龚刚 孟玉秋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典教育史(罗马卷)/(法)马鲁著;王晓侠,龚觅,孟玉秋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ISBN 978-7-5675-6012-3

I. ①古… II. ①马… ②王… ③龚… ④孟… III. ①教育史—
研究—古罗马 IV. ①G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00215 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企划人 倪为国

HISTOIRE DE L'ÉDUCATION DANS L'ANTIQUITÉ Tome 2: Le monde romain
By Henri-Irénée MARROU

Copyright © Éditions du Seuil, 1948 et 1981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Editions du Seuil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07-735 号

古典教育史(罗马卷)

著 者 (法)马鲁
译 者 王晓侠 龚 觅 孟玉秋
责任编辑 赵 元
封面设计 姚 荣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6012-3/K·480
定 价 68.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第三部分 罗马和古典教育

- 第一章 罗马的古代教育 / 3
- 第二章 罗马对希腊教育的接受 / 27
- 第三章 语言问题:希腊语和拉丁语 / 55
- 第四章 罗马学校:初等教育 / 82
- 第五章 罗马学校:中等教育 / 101
- 第六章 罗马学校:高等教育 / 122
- 第七章 罗马的教育使命 / 138
- 第八章 罗马国家及教育 / 154
- 第九章 基督教与古典教育 / 187
- 第十章 中世纪基督教学校的出现 / 217

- 结语:古代学校的终结 / 237
- 译后记 / 258

第三部分 罗马和古典教育

第一章 罗马的古代教育

为了研究罗马教育,我们还需作一番历史回顾。首先从时间的角度,本书即便不能上溯至公元前 753 年(毕竟,读者不会期待我像夸张的普鲁塔克(Plutarque)一样,^①信心满满地描述罗慕路斯(Romulus)时期的教育),那么至少也应该追溯到公元前 6 世纪;从思想史的角度看,或许还要更保守一些:罗马的精神发展与希腊的思想演进相差了至少两个世纪,虽然大体来讲是平行的,但比后者更迟缓,也可能没那么激进。

罗马的特色

罗马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对立,首先表现为二者是如此接近,却又分明属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所谓“罗马的”道德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为共和时期那些强壮、固执、总是野性未驯的罗马人所信奉不渝的旧邦古训;与之相比,同时期的希腊人是那样文质彬彬,甚至

^① Plutarque,《希腊罗马名人传:罗慕路斯篇》(*Les Vies parallèles des hommes illustres*),6。

有柔弱过度的嫌疑,尽管在我看来,他们与其说是因蜕化而背离了古风,不如说是挣脱了极权主义的桎梏,从而在教育领域中达到了个体伦理的新阶段。

与希腊相比,罗马的特色很大程度上来自古代传统的残余。罗马永远不会放弃将个人奉献于国家的集体主义理想,即便世易时移,旧日风俗已渐行渐远,它也会怀着思古之情追忆过往,时时竭力想要寻回昔日的根基。要明白这一点,我们只消看一看在奥古斯都时期完成的道德复兴便知道了:当贺拉斯(Horace)唱到“为祖国而死温柔而美丽”之时,^①他无疑寻回了600年前曾启迪斯巴达诗人提尔泰奥斯(Tyrtée de Sparte)和以弗所诗人卡利努斯(Callinos d'Ephèse)的那种灵感。

然而,罗马人不仅仅是一个滞后者,它的古风自有其独一无二的格调。在其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里,罗马文明是在希腊世界的边缘地带以独立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尚未受到希腊文化的深刻影响。由于原始时期的某些因素在拉丁文化中被保存了下来,因此哪怕后者随着时间推移被纳入希腊化文明的范围,罗马仍旧保持了和希腊的对立。特别需要指出,拉丁教育曾紧紧地追随古典的希腊模式,试图以它模板来塑造自己,却自始至终没有与之完全趋同,原因在于它保留了罗马古老而独特的教育传统中的某些方面,而这正是我们要进一步分析的内容。^[1]

农业民族

罗马的特色可以一言以蔽之:与在英雄时代的希腊盛行一时的“骑士教育”不同,它实行的是农民的教育。在其起源时期(我们没

^① Horace,《颂歌集》(*Odes*),III,2,13。

有追溯至更远,因为历史只有与有意识的记忆相伴,才会对传统施加影响,也才能被称作真正的起源),^[2]即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和罗马文化控制在乡村贵族即那些亲自开发土地的地产所有者的手中。这个阶层不仅有别于荷马史诗中提到的战争贵族,也有别于一般的印欧社会中的贵族(依靠比较语言学,我们可以在理论上重建印欧贵族的早期历史状况)。

这一乡土特性或许会被伊特鲁里亚文化的影响所磨灭和抵消,因为正是后者将罗马打造成一个城市,一个真正的、活跃而且热闹的城市。然而国王的罢黜与共和国的建立(约在公元前509、508或503年间)似乎意味着乡村贵族相对于城市的重新胜利,^[3]农村的基调也随之得以加强。后来众多的意大利家族源源不断地融入到罗马的古老贵族之中,使之同土地的联系更加密切,并阻止了它的过度城市化:先是萨宾人,公元前6世纪之后的科洛地伊人,^①而后是拉丁人、伊特鲁里亚人、坎帕尼亚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农村的主导地位得以维持。

这种主导特性无处不在。比如在专有名词中:拉丁贵族不再使用古老的印欧贵族原本非常看重的 *Etéoclês* 及 *Dumnorix* 等姓氏,它的“三名法”(tria nomina)总是折射出农民土里土气的思想。如 *Primus*, *Quintus*, *Decimus*(译者注:意为“老大,老五,老十”),或 *Lucius*, *Manius*, *Marcus*(译者注:意为“黎明生的,早晨生的,三月里生的”)之类毫无想象力的姓名开始大行其道;各种现实主义的绰号则常常让人想到田间的生活,如 *Pilumnus*(研麦子的磨)、*Piso*(春)、*Fabius*, *Lentulus*, *Cicero*(分别取自蚕豆,扁豆,鹰嘴豆等的名字^②)等等。

① Suétone,《提比略传》(*Vie de Tibère*, Paris), 1。

② Pline L'Ancien,《自然史》(*Histoire naturelle*, Gallimard), XVIII, 10。

整个拉丁语在我们看来都像是农民的语言。^[4]大量的语词,虽然后来语义有所扩展,但最初都是与农业技术有关的词汇。例如 *latus* 的原意是指“施过肥的土地”,*felix* 指“土壤的肥沃”,*sincerus* 指“无蜡的蜂蜜”,*frugi* 指“收益”,*egregius* 指“掉了群的牲口”,后来它们又分别演变为“快乐”、“幸福”、“真理”、“德性”或“荣耀”之义。*Putare* 在表示“思考”之前,有“清筛种子”的意思,而后演变为“在木棍上刻一道痕迹”,故又有“计算”的含义……此类数不胜数的乡谚俗语体现出语言的本质:平淡、贫乏,然而言之有物!

同样,罗马房屋的传统也是围绕着原始的乡间房屋发展而来:^[5]中心部分是一间长方形的,日后被称为 *tablinum*(尊贵的上房)的小屋;前面一间则称之为 *atrium*(指没有完整屋顶覆盖的房子),由过去的农场大院演变而来;院子后面,庄严的庞贝风格的列柱廊代表着一种古老的审美风格,让人想到更早时代的菜园,它利用了所有希腊化时期的建筑资源。

农民的教育

罗马最古老的教育所具备的特质大都可以用“农民性”(当然,是适用于贵族阶层的农民教育)来解释。为了理解这一点,只消看一看今天的乡下少年所受的基本训练就行了。对他们来说,教育首先意味着逐渐掌握传统的生活方式。一个孩子自从有了清醒的意识,在他做游戏的时候,他就开始模仿大人的行为举止和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悄悄地、谨慎地融入到大人的圈子里。他听老人们谈天说地,讲工作,讲生活,讲男女之事,讲牲畜,从而使自己接触到各种俗常人生的智慧。渐渐地,他开始帮助家人耕地放牧,并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在他眼里,能被别人称为干农活的行家里手,这简直就是一种荣耀。

先人的习俗

我们正是依循这种模式来想像罗马以崇古法祖为本位的教育。教育者的基本任务就是把传统教给年轻人,让他们像尊重一个无可争议的理想一样来对待它,并使之成为一切行为和思想的标准。

这一点对古风时期的希腊人来讲并不陌生,我们在提奥格尼斯(Théognis)笔下就读到过它;^①不过我们记得,提奥格尼斯在提到“所有小孩从贤者身上学到的智慧”时,口气里夹杂着论战的味道,仿佛正带着绝望的保守派所特有的执拗同新思想对峙。在罗马,传统的力量则要强大得多,常常处于无可争议的尊贵地位:人们谈及“革新”或“革命”(在拉丁语中,这都是一回事)时,总有一种贬抑的语气:不要忘记,西塞罗(Cicéron)在罗马诗人恩尼乌斯(Ennius)之后也讲过:“罗马的力量,来自于它的子孙后代,同样也来自于它的古老习俗。”^②

此外,与提奥格尼斯里提及的贵族阶层的智慧不同,“先人的习俗”(mos maiorum)不仅仅是一种伦理,也不仅仅是高贵生活的准则。它是一种教育方式,其内容延伸至包括技术在内的人类活动的各个层面。

家庭教育

崇古法祖式教育的场所及载体正是家庭。所有的法律史专家

^① Théognis,《哀歌集》(*Elégies*),见 Bergck,《希腊抒情诗文集》(*Poetae Lurici Graeci*),I,27。

^② Cicéron,《论共和国》(*De la République*),V,1。

都强调罗马家庭组织的严密和强大,例如家长制至上的权威,所有人对母亲的尊崇,等等。这一社会单位在教育方面比在其他任何方面都更能发挥明显的作用,无怪罗马人视家庭为孩子成长和受教育的最自然的环境。即使到了帝国时期,由学校提供的集体教育早已司空见惯,^①但正如昆体良(Quintilien)告诉我们的那样,人们依然在讨论这两种教育体制的优势和缺点,而且也依然使用各种古老的方法,继续让孩子在家里,在各自父母身边学习(*domi atque intra priuatos parietes*)。^②

所有这些都与希腊大相径庭。两种教育方法的对立从童蒙时就显现出来:在罗马,抚养孩子的不是奴隶而是母亲本人。^③即使在那些名门望族中,母亲都愿意呆在家里,像孩子们的侍女那样来履行这项教育义务。

母亲的影响会让人铭记一生。有关科里奥兰纳斯(Coriolan)的传说因此被传统赋予了象征性的价值:这位反叛者曾带领伏尔斯人(Volsques)向罗马进军,无论是罗马使节的请求还是祭司们的祷告都没能使他屈服,但他却因母亲的谴责而让步。^④这也许只是个传说,但却表达了一种真实的情感。我们知道在公元前1、2世纪这个历史时期,母亲在儿子的生活中扮演着何等重要的角色:格拉古兄弟(les Gracques)的母亲科尔内莉娅(Cornélia)、恺撒的母亲奥勒里娅(Aurelia)、奥古斯都的母亲阿提娅(Attia)等人是最杰出的代表,是她们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了国家领袖。^⑤

① Quintilien,《论演说家的教育》(*De l'Institution oratoire*),I,2。

② Quintilien,《论演说家的教育》,前揭,I,2,1。

③ Tacite,《演说家的对话》(*Dialogue des Orateurs*),28,4。

④ Tite-Live,《罗马建城以来史》(*Histoire de Rome depuis sa fondation*),II,40,5—9。

⑤ Tacite,《演说家的对话》,前揭,28,6。

如果一个母亲不能胜任她的角色,人们就会选择一位成熟的、令人尊敬的亲戚来担任孩子们的女教师,她需要懂得在自己周围创造一种高尚而严肃的氛围,哪怕是在做游戏的时候也是如此。^①

在希腊,孩子从7岁起就可脱离妇女们的监管,而在罗马,母亲放手后对孩子的教育将自然转移到父亲的手中。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具罗马教育的特色了。哪怕之后有了教师,他们的行为在人们眼中也不过是父亲的替身。^②相反,在古希腊,父亲如果过多地照顾孩子,会受到众人的嘲笑。^③

如果说女孩子们通常呆在家里,在母亲的庇护下专心致志地织毛线,做家务(严厉的利维娅(Livie)用来教育奥古斯都的孙女们的仍然是同样的家法^④),男孩子们则随父亲到罗马元老院,跟他一起观看元老们的秘密会议。^⑤他们跟随父亲踏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聆听着他的言传,更领受他的身教。^⑥罗马的贵族青年身着紫色镶边的托加,像希腊男孩一样参加大人的盛会,在盛会上唱歌,^⑦充当骑士的侍从的助手,但陪在他们左右的总是父亲而非希腊式的年长情人。^⑧

罗马人的父亲们总是怀着高度的自觉去完成教育者的使命,这与我们在柏拉图《拉凯斯篇》中所看到的情形真有天壤之别,因为希腊父亲们表现出的是缺乏远见和无能为力。关于这一点可以读一读普鲁塔克描写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Caton le

① Tacite,《演说家的对话》,前揭,28,5。

② Quintilien,《论演说家的教育》,前揭,II,2,4。

③ Aristophane,《云》(Les Nuées),1381; Théophraste,《风俗》(Les Caractères),20,5。

④ Suétone,《奥古斯都传》(Vie d'Auguste),6,4。

⑤ Aulu-Gelle,《阿提卡之夜》(Nuits attiques),I,23,4。

⑥ Pline le Jeune,《书信集》(Lettres),VIII,14,4—5。

⑦ Nonius Marcellus,《学问概略》(De Compendiosa Doctrina, minor de Lindsay 版),I,107—108。

⑧ Plutarque,《希腊罗马名人传:罗慕路斯篇》,前揭,272。

Censeur)教育儿子的那一章节,^①他很好地描述了一个密切地关注孩子的发展,教他学习各门学科的好父亲,并且指出这种教育总是伴随着严肃和敬重的氛围。不要忘记诗人尤维纳利斯(Juvénal)的名言:“应给予孩子最大的尊重”(maxima debetur puero reverentia):^②罗马传统的基本特点正在于此。

据说老加图是一个逆时代潮流的人,行事夸张而又怪诞。但他对儿子教育的认真态度(他希望把儿子创作成他的代表作,要依照最完美的道德模型来培养和塑造他^③)同样也表现在其他罗马家庭的父亲身上,首先是他的同时代人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Paul-Emile),^④哪怕后者的亲希腊倾向使其成为“现代教育”的代表,在某种意义上与老加图的传统教育相对而立。负责儿子及侄子们教育的西塞罗也有同样的关心,^⑤奥古斯都也是如此。^⑥这是所有看重传统的古老家族所共同具备的特点,就像提比略皇帝(Tibère)时期的卡西乌斯家族(les Cassii)一样。^⑦

学习公共生活

16岁是家庭教育结束的年龄。有一个庄严的仪式来标志新的

① Plutarque,《希腊罗马名人传:老加图篇》(*Les Vies parallèles (Caton le Censeur)*), 20。

② Juvénal,《讽刺诗》(*Satires*), XIV, 47。

③ Plutarque,《希腊罗马名人传:老加图篇》,前揭, 20。

④ Plutarque,《希腊罗马名人传:卢基乌斯·埃米利乌斯·保卢斯篇》(*Les Vies parallèles (Paul-Emile)*), 20。

⑤ Cicéron,《西塞罗作品全集(致阿提库斯的信)》(*Oeuvres complètes de M. T. Cicéron (Lettres à Atticus)*), VIII, 4, 1。

⑥ Suétone,《奥古斯都传》,前揭, 64, 5。

⑦ Tacite,《罗马编年史》(*Annales*), VI, 21(15), 3。

阶段的开始:少年将紫色托加及其他象征孩童的物件搁置一旁,穿上成年男子的托加,从此,他便是公民阶层的一员了。但他的教育并不会就此结束:在去服兵役之前,他还要用一年的时间来“学习公共生活”(tirocinium fori)。^[6]

除了某些特例之外,^①这一阶段的教育已不再由父亲承担,而是由家族里的一位老朋友,一个齿德俱尊,经验丰富的政治人物来接管。比如西塞罗就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将他托付给昆图斯·穆西乌斯·斯卡沃拉(Quintus Mucius Scaevola Augur),后者是莱利乌斯(Laelius)的女婿,是格拉古兄弟那一代人中硕果仅存的人物。年轻的西塞罗非常依恋这位老师,利用一切机会在他的学校里勤奋苦读,^②特别是在他的指导下旁观了一些大法学家的咨询会,从而开始了法律学习。^③日后,西塞罗又把同样的薪火传递给了几位年轻的朋友,比如凯利乌斯(Caelius)、庞萨(Pansa)、希尔提欧斯(Hirtius)、多拉贝拉(Dolabella)等人。^④

原则上讲,一年之后“公共生活学习”就会告一段落,此后年轻的罗马人该去军队服务;但政治学习是件太严肃的事情,不能这么快就结束。年轻人需要继续追随一位成功的政治人物,例如他的父亲,^⑤或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西塞罗在斯卡沃拉身边一直呆到老人去世(时间应该是公元前88年之后,可能是在前84年;西塞罗出生于公元前106年,大约在前90—89年间穿上了成人托加),但他一直认为自己的教育还没有完成,所以又求学于他

① Pline le Jeune,《书信集》,前揭,VIII,14,6。

② Cicéron,《论法律》(*Des Lois*),I。

③ Cicéron,《布鲁图斯》(*Brutus*),306。

④ Quintilien,《论演说家的教育》,前揭,XII,11,6。

⑤ Pline le Jeune,《书信集》,前揭,VIII,14,6。

第一位老师的堂兄,即斯卡沃拉大祭司(Scaevola le Grand-Pontife)(公元前82年)。^①

提到行伍生涯也是如此。从军的头一年,年轻人会和大兵们待在一起。对未来的政治领袖来说,先学会服从应该是件好事。几处光荣的伤口,或者初出茅庐时的几个小业绩可以为他将来的政治生涯增光添彩:那位在提基努斯河会战(la bataille de Tessin)中把受伤的执政官父亲救出来,日后被冠以“非洲征服者”称号的大西庇阿(Scipion l'Africain)就是这样赢得了人生的最早荣誉。^② 不过,对这些刚刚入伍的贵族青年,教父们肩负着提携和保护之责,并不会就此袖手旁观。^③ 年轻人会很快从队伍中脱颖而出,成为参谋部的军官,职衔可以通过民主选举获得,也可由总司令提名任命。^[7]

当了“办公室专员”或“参谋部军官”,罗马的年轻贵族就算在他所尊敬和敬仰的长者的庇护下完成了训练。这与古希腊暧昧的同性恋氛围是多么不同!古人非常推崇老人的功勋、经验和智慧,他们并不像现代人(或者说像法西斯党徒)一样,热衷于鼓吹年轻人的功绩而蔑视老一代的威严,在这一点上,罗马人的立场比希腊人更加明确坚定。

罗马的道德

如果要为这种古代教育的内容下个定义,我们首先看到的将是一种道德的理想,即对孩子或年轻人进行精神培训,通过灌输严格的道德价值体系,使他们能够行为得体,持身谨严。总之,这种理想

① Cicéron,《论法律》,前揭,I。

② Tite-Live,《罗马建城以来史》,前揭,XXI,46,7—8。

③ Cicéron,《论垂暮之年》(*De la Vieillesse*),V,546。

源自古代城邦,它奠基在奉献、忍让和对团体、国家的忠诚之上,这也正是卡利努斯和提尔泰奥斯的时代希腊人的理想。

罗马的特点还在于,这种理想从未有过争议。在历史上和人们的集体记忆中,找不到另一种理想与其对立的任何迹象,它也无需为了安身立命而与之争斗。在希腊,荷马式的伦理把个人的武功当作优越和光荣之源加以宣扬,而罗马精神固然也爱慕荣耀,却从不把功绩看作个人行为,它从来不是目的本身,而是永远从属于公众的利益和安全。

罗马的英雄,无论是普布里乌斯·豪拉提乌斯·科克莱斯(Horatius Cocles),还是马库斯·福利乌斯·卡米卢斯(Camille)、阿格里帕·曼纳尼乌斯(Menenius Agrippa)或奥古斯都,都能以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荷马的英雄远非如此,他们就像阿喀琉斯这个临阵脱逃者一样,带着近乎疯狂的幻想,任性使气,使希腊军队与失败仅一步之遥,即便最后回归战场,也只是为了宣泄私怨,为自己死去的朋友报一箭之仇。而对罗马英雄来讲,国家的利益才是道德和价值的最高境界。^①

实际上,罗马年轻人的道德教育同希腊一样,都是以自己所羡慕的人为榜样,但罗马人的榜样来自于国家历史而非英雄史诗。哪怕众多的典范都是传说,这也无关紧要,他们就像真实的历史一样被万口传诵。

家庭理想

我们又要谈到家庭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罗马文化一直是一种贵族文化,尽管新的显贵阶层取代了旧贵族的统治,但他们

^① Cicéron,《论法律》,前揭,III,8。